

俄國革命論叢

給哀鳴的信

哀鳴好友：

函悉，甚慰！包朴惠生，是我一人，以後通信，封面仍寫秦抱朴，或秦惠生，固無姓動人注意。

我兄年來努力爲主義，弟深願追隨兄後，作正義人道之宣傳者，蕭某巧詐行爲，弟所深悉，但念其曾爲我人同道，故歸國以後，立致書空三兄，聲說騙詐行爲，實際上恐將一無所得，且此於我人宣傳無益，不料空三尙執迷不悟，僅回信圖賴，真可惡！

一九二一年弟自黑河入俄境後，即直去莫斯科。此時第三國際大會已開過（會期在七月間我到莫斯科已八月五日）據云：中國方面赴會者，有胃脾代表江亢虎張太雷二人，江氏是舊有代表資格，想我兄深知。而張君本亦赴俄學生之一，竟大言是共產黨代表，（按當時中國尚無共產黨的組織，僅張君之社會主義青年團而已）真可笑已極，爾會後又到我兄處，你兄等當即代表我全體某前爲人道倡導者，故亦再三勸導，並扶助他歸國——他我

蘇俄對華政策

蘇俄對華政策，至一九二一年。

第三國際本為歐戰之新趨勢，實時代表無產階級的真正的運動（實為革命）實行其運動的決心。其政策中於中央執行委員會數人，開大會實不無機會而已。前蘇聯政府對外交政策利於進行而已。如新俄國會宜放棄中東路的權利，亦不過暫時權限及延遲，而中東路（指白黨巢穴，滿意一言拋棄，中國政府當派兵驅逐阻止白黨活動。現在情形早已改變，中東路決不能白白拋棄。現在決定中國不讓步，必訴之武力，我在海參崴時，親過該地黨部重要人物，請我加入軍隊，侵略中東路，（因我避學與考察俄國時，勿謂人不能通過，且恐有性命之虞，故亦偽為少年共產黨）或聯絡中國胡匪，擾亂東三省。我婉詞拒絕，聲言我非軍事人材，並不曉北方話，萬難在中國北方活動，才放我歸國。而蘇方之巧計，實仍派人在西伯利亞聯絡胡匪，由俄國方面資助，然其目的各不相同，特且相利用。如蘇方江亢虎去俄時，本想得俄國扶助，在莫斯科招華工，用武力佔據蒙古，與俄人謀利益。後以俄人早已自派兵佔據，何必假手他人，江氏遂被拒絕。總之，新俄國政策，實不欲蘇俄時代。如蘇俄黨綱上說：「各民族可獨立，但須組織蘇維埃政府，不與我對立。」

該民族勞動者起見，雖用武力亦所勿惜」。至於憲法中又言各民族自治程度以文化與經濟程度為準，實際上俄皇時代所併吞各小國，如波蘭於二月革命後，已用武力脫離外，其餘仍又處於治之下。

無產階級專政，本為社會主義者所爭論最劇的問題，早已為安那其主義者見到，向持反對態度。現在我有機會證實其欺騙行為。獨可恨俄國黨人用封鎖政策，致國外尚有不甚明瞭者，現為我兄約述俄國近狀。

無產階級專政一語，本為政黨的騙語。俄布爾雪維克乘二月革命後，人民希望停止戰爭，與麵包的心理，因倡言「和平與麵包」的口號，頗得工農同情。俄舊歷九月時，前敵既停戰，失敗之陣地軍士，均因天氣酷寒與無糧等，極願歸家，大半棄陣自退，克林斯基也無法指揮，布黨因得權。美其名曰無產階級已得權柄。又因當時工會中信仰共產黨（布黨）者較少，就頗感難堪，名義上是全工農兵的代表，實際上則非布黨極端混入，他自言工人國家不承認舊階級代表，故勞動者所選代表，如認為有危險者，勒令重選，而同母的少數黨被勒令重選階級的代表，雖初時難離域中亦有別黨代表，但大都為與布黨合作之一派。有時雖有人民反對，亦僅有二政府所選派的代表，農民代表則雖已罷黜。我曾於該年十二月

新黨綱的舊

里約特拉夫大總統選舉，而農人竟不知道選舉事者。普通選舉指定人名，用舉手來決，普通人民，那敢反對。如提出別黨，即認為反革命黨。即此種種，也為布黨統一個國家的主因。

罷工權自十月革命後，即被取消。凡工人因工作條件太苛，要求改良時，即認為反革命黨，齊諾維埃夫曾言，在無產階級國家中，不應有罷工之事發現，而工會責任，即在使工人盡力工作，不應為部分人利益，而要求增加。此言由齊氏在共產黨大會報告後，一致通過（普通非大人物中有意見不合時，從無普通黨員發言的餘地）新經濟政策後，私人與國家資本家同壓迫工人，而共產黨中初尚有人言無產階級國家工人不應罷工，而工會的辦事員純由共產黨黨員主持，如安那其主義者從中活動，均被認為反革命行為，致下獄無放逐，時有所聞。所以即工人反對辦事員，亦祇敢怒而不敢言，如黨員報告某事後，請大家通過，有時聞舉來反對過烈，則詢每有無反對者，問二三遍後，即作為默認通過。最可笑者，如弟此次經海參威時，聞有解散運輸工會事，其理由因不服從總工會命令，然究不服從何項命令，報章僅對此僅含糊過去。據云說該工會有白黨性質——現在布黨所謂階級，紅白等，均立之又豈了。